

文 演 材 料 地 刊

小舞 台

5



小
母
牛
舍
6





燈謎

1. 村中落戶
2. 讀時算第一，用時算第二
3. 客滿
4. 三面有牆一面空，
 一個孩子坐當中
5. 一邊軟一邊硬，
 軟好做鞋，硬可打牆
6. 潮退
7. 左邊一千少一些，
 右邊一万多一點
8. 夕陽（簡化字）
9. 看看一個人，
 數又數不清（簡化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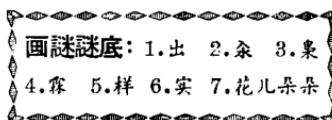
~~~~~  
 供稿者：桂华寅、张社浩、周止敬、陶宽武、陈东耳、纪波、绿风、肖毅、见和、张桂、何中正

**10. 炭成語**

11. 禁捕魚虾
12. 大合唱
13. 斤
14. 乖
15. 淋浴

**杂类**

16. 耕（求凰格）（常用詞）
17. 逐期還清（徐妃格）  
    （常用詞）
18. 速寫（曲艺形式）
19. 向日葵（书名）
20. 十个指头（常用詞）  
    （謎底見 70 頁）



**小舞台**（文娱材料丛刊）

**1963年第5期**

**編輯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

**出版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1963年9月第1版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94号

1963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1—37,000 册

# 小舞台

·文娛材料丛刊·

第5期

1963年9月

鈴鐺記(快板书) ······ 沈福庆(1)

有人沒睡着(唱詞) ······ 王力叶(5)

张勇擒賊(說唱) ······ 盛效格 陈震(9)

春耕曲(小型戏曲) ······ 王者香(21)

**小調·快板** 吃尽黃連蜜糖來(山歌調) ····· 孫金生原作 荣冠凡改写(40)

新旧社会比一比(青年曲) ······ 陆森鑫(42)

上海姑娘变了样(快板) ······ 张堃 范奕中(52)

一只手表(独脚戏) ······ 叶一青(45)

步步高,靠三好(歌曲) ······ 陈聆群 曹四才詞 曹四才曲(封四)

再給你一支枪(小型戏曲) ······ 上海市人民沪剧团集体創作(56)  
蓝流 姚声黃执笔

附: 我在排演《再給你一支枪》时所想到的 ··· 葛乃庆(68)

常用曲調介紹: 青年曲 快樂調 山歌調 ··· 魏繼長选輯(71)

**俱樂部遊戲** 怎样猜字謎 ······ 阿孟(78)

智力游戏: 改方向(44)变形(44)裁料(20)砌花牆(4)

火柴游戏(44)

画謎·····(77,79)灯謎·····(封三)謎語·····(80)



## 沈福庆

野營訓練到楊家莊，  
戶戶社員迎客忙，  
二班住進大院里，  
房東就是楊大娘。  
同志們進門忙打扫，  
一担擔清水挑滿缸。  
一陣忙要剛歇手，  
忽見門上挂着一对响鈴鐺。  
小張一見好奇怪，  
嘆！这玩意还擦得亮光光。  
王小剛伸手拉一把，  
“叮叮當當”連天响，  
这鐺声响得多清脆，  
惊动了房東楊大娘。  
小王一見大娘被惊动，  
紅着臉上前把話讲：  
“俺俩在这里开玩笑，  
惊动了大娘不应当。”

大娘一听咪咪笑，  
搖着手儿把話讲：  
“你不拉鈴大娘也要拉，  
不听这鈴声大娘晚上睡不香。”  
王小剛一听更奇怪，  
纏着大娘說端詳。  
小張忙把全班同志來招呼，  
呼啦啦圍上一大幫。  
大娘含笑門邊坐，  
从头說这响鈴鐺：  
那还是三十多年前，  
楊家莊有个楊德強，  
方圓百里有臭名，  
张牙舞爪好猖狂，  
他費尽心机詐穷人，  
巧取豪夺得强梁。  
穷人們恨他心眼毒，  
給他取名叫“禿头狼”。

那时候俺爹还有两亩地，  
秃头狼日思夜又想，  
正好这年遇大旱，  
俺家颗粒未收遭灾殃。  
俺爹又累又是急，  
一病不起倒在床。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秃头狼一脚踏进俺门上，  
说是给俺爹去治病，  
丢下了十块光大洋。  
俺娘是妇道人家没主意，  
从此上了他的閨王賬。  
开春不到三个月，  
利上加利还不光。  
二亩地归了老秃头，  
俺爹娘气得一命亡。  
秃头狼还不肯来罢手，  
硬说这账没还光，  
把俺绑到他家去，  
做牛做马顶这账。  
俺从此跌进苦海里，  
三言两语难说詳。  
白天粗细活儿干不完，  
晚上还要上磨房。  
推磨盘，磨麦面，

好比牛馬一个样。  
秃头狼怕俺打瞌睡，  
拿来了这副响铃铛，  
一只腿上绑一个，  
叫铃声跟着磨盘响，  
要是没听见铃声，  
秃头狼就手提皮鞭进磨房。  
苦日子整整熬了二十年，  
这铃铛也磨得亮光光。  
一阵春雷震天响，  
盼来了救星共产党，  
阳光普照大地青，  
春风吹到杨家庄。  
穷苦人民翻了身，  
枪毙了血债累累的秃头狼。  
大娘解下铃铛来，  
仔细包好箱里藏。  
土地改革俺分屋又分地，  
日子越过越舒畅。  
互助组、合作社，  
是党指出的好方向，  
集体生产力量大，  
天灾人祸好抵抗。  
光景是脚踏楼梯步步高，  
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强。

五七年右派刮妖风，  
烏云翻滾起波浪。  
杨家庄牛鬼蛇神也出动，  
向党进攻好猖狂。  
秃头狼的儿子杨小狗，  
掘风点火直叫嚷，  
一心搞垮合作社，  
妄想复辟，再騎在咱們头上。  
說什么合作社办糟了，  
說什么生活沒有过去强。  
这真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大娘是紙糊的灯籠心里亮！  
別看他們嘴皮俏，  
一个个全 是狼吃青草硬装羊。  
这全社大事不能含糊，  
給他个針尖对麦芒。  
社里召开了辯論会，  
俺带上了这对响鈴鎗，  
杨家庄誰沒听过鈴鎗声？  
杨家庄誰不知道秃头狼？  
在会上大娘只有两句话：  
“誰愿意再到秃头家去当牛馬？”  
“誰愿意带上鈴鎗轉磨房？”  
杨小狗好象猴儿吃芥菜，  
干瞪着眼沒話讲。

社員們分清了两条路，  
打退了那帮野心狼。  
这时候革命浪头陣陣高，  
三面紅旗閃金光，  
总路綫，大跃进，  
人民公社好方向，  
村东修起了大水庫，  
清清的流水通四方；  
村西修起了水电站，  
不用油的灯儿亮又亮。  
虽说連續三年受了灾，  
可社員心齐力量强。  
去年老天又搗蛋，  
六十天滴雨也沒降，  
社員們男女老少齐出动，  
誓与干旱比高强。  
千日修渠一朝用，  
清清水庫显力量。  
工人老大哥来支援，  
抽水机嘩嘩把旱魔降，  
灾年夺得好收成，  
集体經濟是栋梁。  
大娘思前又想后，  
不忘集体感謝党，  
重新拿出鈴鎗来，

挂在門上成天响。  
清早听见鈴鐺响，  
好似黎明升太阳，  
照得鋪綢好前程，  
革命意志更坚强；  
中午听见鈴鐺响，  
干劲倍添增力量，  
辛勤劳动不知累，  
艰苦奋斗把业創；  
晚上听见鈴鐺响，  
阶级仇恨記心上，  
提高革命警惕性，  
严防那些野心狼。  
想当年听见鈴声心里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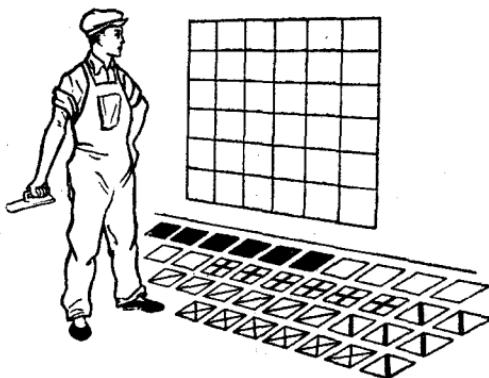
现在是听见鈴声心里亮。  
社員們听见鈴鐺响，  
立场坚定有方向；  
坏蛋們听见鈴鐺响，  
不敢兴风来作浪。  
杨大娘說到这里歇口气，  
王小刚听得滿面显紅光，  
双手用力一拉門，  
一陣鈴声震四方。  
同志們同声开言道：  
“咱战士听见鈴鐺响，  
渾身上下有力量，  
高举三面大红旗，  
刀山火海也敢闖！”

## 砌花墙

南 泉

地上这些花石板，请  
你一一砌入墙上的方格  
里，要求直横各行都不可  
能有一块相同的石板。

(答案见 51 頁)





# 有人沒睡着

王力叶

东方发白天刚晓，  
生产队下地的钟儿还没敲。  
忽听得村头有人在吵闹，  
社员们都扛着锄头跑来瞧。  
原来是队里的贫农刘二嫂，  
和富农老婆费玉宝，外号叫“肥肉包”。

刘二嫂气得直把嘴唇儿咬，  
肥肉包歪着脑袋两手叉着腰。  
二嫂说：“你养猪就该把猪关好，  
不应该放到地里吃麦苗。”

肉包说：“你挣钱不多管事倒不少，  
狗咬耗子你充的哪家猫。”

二嫂说：“公社的庄稼靠大伙照料，  
谁损害集体利益我就不饒。”

肉包说：“我猪撒着是为吃点青草，  
它哪能分清楚是草还是麦苗。”

二嫂说：“猪分不清人总该知道，  
你不要胡搅蛮缠来要刁。”

“哟！真不知你吃几碗干饭才饱，  
公社里谁推选你来看麦苗？”  
“哼！没人推选我也要照料，  
因为呀，社员的责任有这一条。”  
“哎呦！别不懂害羞不知道臊，  
我也是社员和你一般高。”  
“是社员爱集体你应该知道，  
还为啥经常放猪吃社里的青苗？”  
“哼！猪它有腿我管不了，  
说话它不懂觉悟又不高，  
要象你那样进步思想好，  
它不也戴了红花当了英豪！”  
“肥肉包！你不要撒野无礼取闹，  
告诉你，破坏集体生产大伙可不饶。  
我们坚决要走社会主义大道，  
你不要硬把石头往这道上擦。”  
“姓刘的你不用把我管教，  
我知道你是模范有人撑腰。  
我不怕，爱到哪告你就到哪去告，

愛怎麼着你就怎麼着。”

这时候，下地的社員全都來到，

你一言他一語都說肥肉包：

“肥肉包，你別再要你那老一套。”

“肥肉包，你這種行為咱大伙可不  
饒。”

“劉二嫂批評你是讓你學點好。”

“劉二嫂愛社的精神值得咱大伙  
學。”

这时候，黨支書從大隊趕到，

問明了情況叫聲肥肉包：

“你屢次的違犯又不聽勸告，

算一算共損壞公社多少青苗，  
這件事不能就這樣拉倒，

隊委會將要討論決定怎麼着。

同志們！這樣處理你們看好不好？”

“好！”

“走吧！咱趕快下地把草耨。”

肥肉包，好懊惱，跟大伙去耨草，

她心中好似換了渡油澆：

“想當初我肥肉包二郎腿蹺得高，  
現如今還得生產真是太疲勞，  
跟窮鬼搞平等我可受不了，  
這樣的小日子叫我怎麼熬。”

那塊地原本是我費家的傳家寶，

現如今不准我的豬去吃一棵苗！

最可恨姓劉的常把我匯報，

弄得我抬不起頭來直不起腰。

我定要把她這杆旗彻底砍倒，

到那時，我才能把悶氣消，

才能直起腰，小日子過得挺逍遙。”

到晚上三更天月牙兒西照，

肥肉包探頭探腦東張又西瞧。

悄悄地來到了劉家的西屋角，

從懷裡掏出來一把破剪刀，

把二嫂家豬圈的門鼻兒一下剪斷  
了，

想把豬攆出去吃公社的嫩麥苗。

哪知道兩頭豬正在睡懶覺，

不習慣半夜里出去吃夜宵。

肥肉包沒辦法只好進去搗，

圈門矮，她進不去跪倒還彎着腰。

猛一爬忽覺得有人拽棉祆，

吓得她一抬頭腦袋碰個包。

原來是門鼻兒挂住了棉祆角，

剛進去又踩了豬的尾巴梢。

只踩得大黑豬嗷嗷地亂叫，

驚動了有人問：“誰？”聲音喊得高。

吓得她急忙把圈门儿拉好，  
东一头西一脑不知往哪逃。  
没办法她只好往两猪中間倒，  
压得猪四条腿一个劲儿的挠。

肥肉包在猪圈躲藏咱不表，  
再說說劉二嫂打更往回蹠。  
提起打更这事誰也不知道，  
是劉二嫂自己的計劃，为的是保苗。  
今春来每到半夜她睡醒一大觉，  
总要起来圍繞村庄轉上一遭。  
看有无霜冻天气好不好，  
看有沒有牲口禍害社里苗。  
今天她刚出門走过自家的后墙角，  
就听得猪在叫，她急忙前去瞧。  
来到了圈跟前什么也沒见到，  
猪圈里黑呼呼啥也看不着。  
劉二嫂掏出火柴想划亮照一照，  
火一晃可吓坏了圈里的肥肉包；  
慌得她脑袋直往猪的身底縮(讀  
Shǎo)，  
象一只大鶲鳥，屁股擡老高。  
劉二嫂举起火柴正往圈里照，  
一陣风吹灭了啥也沒瞧着。  
連划了好多根全被吹灭了，

她只好揉揉眼再仔細瞧一瞧，  
看一看猪圈門仍旧关好好，  
又想着要紧的是打更保苗，  
在这里可不能把時間耽擱掉，  
于是她迈步往外跑。

第二天大清早她給猪送飼料，  
见圈門开两头猪全都不見了。  
她心想：昨天晚上圈門已鎖好，  
难道說猪的牙能把鐵絲嚼？  
猛然間想起昨夜猪喊叫，  
她这才恍然大悟四下仔細瞧。  
細一看鎖鼻儿是被剪断了，  
又见那門鼻儿上有藍布一斜条。  
“啊！这是誰的棉袄被撕下一个角？”  
她拿起就奔大队去把情况报。

咱不說劉二嫂大队去报告，  
再說那洋洋得意的肥肉包。  
她站在村头的石礫上高声喊叫：  
“乡亲們！快来看快点来瞧！  
誰家的两只猪肚子可真不小，  
一夜就吃去了公社的半亩苗。”  
社員們圍上去把猪按倒：  
“呀！这不是劉二嫂家的两头猪，怎

么出来了?"

"对!我认得这猪身上有记号,  
猪背上被二嫂剪掉两撮毛。"

"刘二嫂为啥不把猪锁好,  
这件事我真是做梦也没想着。"

有人說:"嘻!人可不能光看外表,  
昨天她还說人家肥肉包。"

"对啦!这話說的才算公道,  
我肥肉包早就看透她那一招,  
她白天见你們总是咪咪笑,  
到夜晚就变成了一只老夜猫。

我家猪一进麦地她就去汇报,  
其实呀我的猪没吃半根苗。"  
肥肉包煽风点火连喊带叫,  
又是哭又是鬧,嘴咧得象个瓢:

"乡亲們,我被人陷害被人冤枉了,  
刘二嫂这家伙一定要抓着。

她假装进步手腕真是巧,  
党支部就听一面之詞简直是官僚。"

"住口!不准你再胡說八道!"  
人群外一声叫,大伙都回头瞧。

原来是支书、二嫂和民兵来到,  
社員們看看支书又看看肥肉包。  
肉包說:"哟!支书啊来得正好,  
我要看这场戏誰来演曹操。"

支书說:"有人演,你不要高兴得太  
早,"

我問你脑袋上为啥多一个包?  
我問你,你的棉袄为啥少一个角?"

肥肉包这才伸手把棉袄撩起瞧。  
大伙儿瞪着眼莫名其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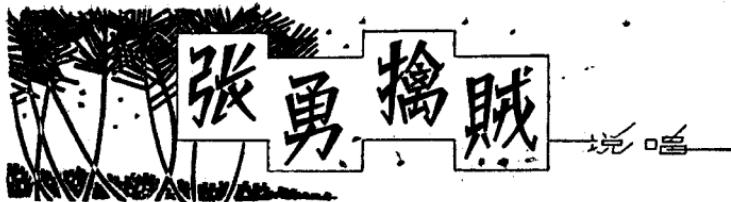
刘二嫂掏出蓝布一斜条,  
到她跟前一比量大小儿正好,  
肥肉包頓時好象耗子见了猫。  
刘二嫂把事情的經過向大伙儿介  
紹,

社員們挤上前去要摸肉包。  
支书說:"不要打,让民兵带她去彻  
底检討,

对这种严重行为絕對不能宽饑。  
同志們这出戏演得你們說好不好?"

"好!"  
“这出戏告訴咱們的道理一定要記  
牢:

就在那靜靜的夜里大家正睡觉,  
要知道有的人他可沒睡着。  
一种人沒睡觉是为把社会主义保,  
另种人沒睡着是为了使坏招。  
这說明阶级斗争并沒有完了,  
咱們的革命警惕性必須要提高。”



戲曲唱本

(唱)夜闌人靜。

寒冬腊月北风紧，  
夜色茫茫更已深，  
烏云密布遮明月，  
伸手五指看不清。  
曲曲弯弯羊肠道，  
隱隱过来了一个人，  
他迎风踏霜急急走，  
过了小桥又一村。

(表)今朝是腊月廿三，家戶戶吃圓子，准备过旧历年。社員們欢欢乐乐忙了一日，都已熄灯睡觉。三更已过，北风甚紧，在这个辰光，这条乡村小道上过来的是啥人呢？就是大队团支部书记、生产队的民兵排排长，姓弓长张，叫

张勇。今年廿一岁，中等身材，圆面孔，一对浓眉毛，眼睛滴溜煞亮，平常日脚笑嘻嘻，笑嘻嘻，小伙子是蛮討人欢喜的。今朝夜里上半夜輪着他值班巡夜，十二点敲过，在大队部交了班，吃过夜点心，踏出門外，要緊回去睡觉。等到走过一頂小木桥，只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一晃、一晃，张勇心里想，奇怪，深更半夜，这个人急急匆匆到啥地方去？阿会是坏人？对，让我追上去看看。张勇拔腿“得……”追上去，到了渠道边这个人勿看见了。再走两步，只见在沟

边小路上一前一后两只麻袋。咦！阿会是刚才这个人挑来甩在路上的？再一看，扁担也嘛没。咦，扁担到啥地方去了？张勇要緊解开袋口，手一插下去，爽朗朗，一担黃豆。再一摸，摸出一块小木牌子。用电筒一照，照见三个字，啊！“黃豆种”。这一定是坏人偷出来的。张勇想，一歇歇工夫，这个人逃勿脱，肯定躲在这一带，搜！

(唱)东边找来西边寻，  
穿过渠道到坟墩，  
渠道两边都找遍，  
坟墩四周都搜净，  
漫漫田野无踪影，  
只听得北风呼呼刮不停。

(表)张勇一直寻了半个多小时，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他想，难道这个贼真已逃不成！

勿，嘛没逃脱，就躲在

离黃豆担不远。此人姓丘，叫丘应官，今年四十八岁。解放前头是一个有名的牛贩子，自己种几亩田，屋裡雇雇短工，外面放放债，做做生意，一日到夜茶店坐坐，酒馆跑跑，打听打听市面，专门投机取巧，好騙則騙，能捞則捞，一年到头銅錫眼里钻进钻出，头脑醒里龌龊，外加手脚偷偷摸摸，所以别人背后头都不叫他丘应官，叫他“臭阴沟”。解放以来，投机贩卖行不通，政府虽然对他进行教育，要他好好做人，但是他还是变化勿大，好吃懒做，頂頂丑就是經常偷偷摸摸，看见别人葱好，要摘一根葱；看见队里秧好，要拔一把秧。今朝是腊月廿三夜里，一个人坐在屋里自說自話。

丘应官 唉，作孽啊！

(唱)想我应官末时运不

通，  
人家讲我象条懒虫，  
天晴雨落，懒得出土，  
溜到镇上，茶壶捧捧，  
想做生意，做勿成功，  
东拉西扯，前吃后空，  
到了年底末急绷绷，  
我好比蟋蟀无毛难过冬。

唉，人家分红我眼红，  
人家开心我头痛。

这，这那能办？哦，有了。

(唱)混水摸鱼，此路不通，  
顺手牵羊，寻找漏洞，  
队里仓库，有担豆种，  
我去撬开窗门，捞在手中，  
挑到外路末去出送，  
弄笔外快好过冬。

对，趁今朝大家吃圆子过年忙，半夜里就动手！

(表)丘应官偷出豆种，“蹬蹬蹬”在小路上跑，刚刚跨过一顶小木桥，突然听见后面有脚步声。

丘应官 啊呀，勿对！后面有人追上来啦！

(唱)屋漏偏逢末连夜雨，  
船破碰着头顶风，  
我挑副担子，刚过桥东，  
有人追赶，越来越凶，  
无路可走，跳在沟中，  
忽见身边，有只沟洞，  
我夹了扁担末钻进去，  
“别别别别”心要跳出喉咙。

(表)丘应官钻进沟洞里，  
三十二只牙齿上上下下  
“得……”象敲小鼓一样抖不停。“哎！怕点啥？勿要抖！”嘴巴上讲勿要抖，  
断命牙齿还在打相打，这叫做贼心虚，理亏嘴软。停了一歇，丘应官探出头来一看，只见一个人在担子边上篤篤转、篤篤转，自说自话。再仔细一看，原来追上来的勿是别人，是自己的表外甥张勇。嗳，万一给他发现，自己人好讲

閑話，心里寬脫一半。再一想，啊呀，勿对，张勇这个人平常鐵面无私，是队里有名的硬头頸，給他捉牢搃不到便宜，倒要小心为妙！

张勇搜索了半天，这一带地方統統都找遍，人还是勿看見。他想，刚才明明看見前面有人在跑，后脚追前脚，那能一歇歇工夫会逃得这样快？勿，一定躲在啥地方。他心生一計，把麻袋折好，一边一个挾了就跑，等到跑出三四十步，輕輕地往地上一蹲。

丘应官探头一听，沒有声音，再一看，两只麻袋也勿看見了。蛮好，走啦！“唉！真倒霉，白辛苦一场。”正要噏噏嗦嗦从洞里爬出来，只听得“呼”的一声，从旁边窜过来一个人。

张 勇 勿許动。

(表)丘应官心里一吓，要想縮进去末，已經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爬出来。

丘应官

嘿嘿嘿，表外甥，是我呀！

(表)张勇用电筒一照，只见这个人脚上着一双黑布单鞋，身上一套青色棉紧身，腰上扎一条蓝布腰带，头上戴一頂灰色罗宋帽；細高个子，一张瘦长面孔，嘛沒四两肉；一对小眼睛，鷹爪鼻，下面毛茸茸两笔翹胡子。“啊，丘应官！”张勇一看是丘应官末，心里想，今朝真碰巧哉，从輩份上排起来，我要喊他一声表娘舅，是亲眷，实际上这个人一貫偷偷摸摸，手脚不干不淨，專門損害集体利益，我心里老早恨透他啦！

张 勇 你深更半夜在此地做啥？从实讲。

(表)丘应官想，这两句話問得蛮厉害，小心点。对，

让我先来嚇他一嚇。

**丘应官** (唱)张勇你勿要来吓我，  
只怪你表娘舅年紀大，  
这两日白天生产忙，  
想买点油盐柴草也無工夫，  
今夜我一聰醒轉来，  
以为辰光差勿多，  
想摸黑趁早上鎮去，  
早点回来好拿生活做。

表外甥，你介早出来做啥?

(表)张勇听他左一个表外甥，右一个表外甥，心里火气不断往上冒。再一想，慢，这个人是出名的臭阴沟，狡猾的老狐狸，今朝我一定要把这张狐狸皮掀开来。

**张 勇** 哼，上鎮去？我問你！

(唱)买油为啥不带瓶？  
买柴为啥不带绳？  
上鎮为啥这样早？  
走路为啥要在沟里蹲？  
你勿要硬打过門装糊

涂，

只当我是三岁小小人，  
我問你沟边两袋黃豆种，  
你先把它的来历說說清。

(表)丘应官一听，喔唷，倒厉害。

**丘应官** (唱)今朝千万要小心，  
倒不可把他来看輕。

表外甥，你讲啥？

张勇你勿要瞎念三官經，

啥格来历清勿清？

**张 勇** 啥格来历？哼！

(唱)紅灯籠点火肚里明，  
黑心人做事賴勿成，  
我劝你勿要裝糊塗，  
还是老老实实来承认。

现在我要你自己讲，这担黃豆是啥地方偷来的？

**丘应官** 你讲啥？偷？噴噴噴，上有天，下有地，表外甥，这个勿好打棚❶的。

❶打棚——开玩笑。